

艺术本无“界”。所谓“界”，不过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模糊而柔性的边际。对“界”的突破与跨越，是艺术创新的惯例。

古老评弹如何焕发新活力

曲艺作为扎根民间的大众文艺，与生俱来便蕴含着流行性与通俗性的基因特质。在众多曲艺形式中，评弹以其“说噱弹唱”的独特艺术表现，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下评弹要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立足曲艺本质属性，在保持通俗特质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与时代对话共鸣的渠道。这既需要传承曲艺“接地气”的传统优势，又需要深入挖掘评弹创作中的时代风气，通过现代语汇的转化运用，充分展现评弹艺术的时代韵味。如此方能创造出既延续曲艺血脉，又融通传统与现代的“新评弹”。这一创新过程，不仅是对评弹本体美学的重拾，更是通过曲艺形式的当代转化，重塑传统艺术文化自信的关键路径。

评弹书目要与时代结合

评弹又称说书，“书”即演出文本。“书”从何而来？梳理评弹书目史可以看出，历代评弹艺人始终保持着与文学经典的交融互动、吐故纳新。传统书《三国》《水浒》《岳传》《七侠五义》《珍珠塔》《双珠凤》等，与明清以来坊间盛行的通俗小说有着难解难分的血脉姻缘；和“鸳鸯蝴蝶派”文人合作，评弹艺人改编《啼笑因缘》《秋海棠》等新书目，催生了评弹艺术的近代化转型。演出文本紧随时代不断演进，维系了评弹艺术盛行江南400年。

评弹书目是大众文本，也是时代文本。如果我们无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将传统书目原封不动地搬演书台，将传统书中蕴含的价值观念不加取舍地沿演宣教，评弹就会远离时代，也难与今天的大众沟通。因此，推动评弹回归大众的基石在于演出文本的提升，以此重建书目的现代品格。

传统书目是评弹继承发展的重心。传统书目需要“常说常新”，赋予时代化的表演方式和呈现形式，构成更具本质意义的活态传承。由评弹艺术家盛小云领衔编演的《娜事 Xin 说》是传统书《啼笑因缘》萌发出的老干新枝。他们的改编重新阐释了原著精神和人物内蕴，将戏剧性聚焦到这场爱情悲喜剧中最为深情、最痴迷、最纠结的何丽娜身上，揭示出何丽娜美丽痴情的外表下，更富魅力的性格潜流。唱段以一句“但见那隐隐前方一盏灯”戛然

收尾。这盏灯的谜底虽然没有揭晓，但其实这就是何丽娜的一盏“心灯”，何丽娜的出路就在于她直面心灵的自我救赎。

值得欣慰的是，文本现代性建设已经愈益引起评弹界的重视。无论是苏州评弹团精简版《玉蜻蜓》等老书新说，还是上海评弹界《战马赤兔》《战·无硝烟》《高博文说繁花》等新编书目，在坚守评弹本体文学特征的前提下，“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展现出人性开掘的深化和叙事视角的转型，体现出传统说书艺术对当代大众审美的灵动呼应。

艺术要张扬自身主体性

文本与舞台构成了表演艺术的“体”与“用”，而舞台形式创新的显性美学特质更易为大众捕捉感知。近年来，评弹表演走出传统书场，向多元空间拓展。在古典园林等实景环境中，舞台延展为无限开放场域。它不再是盛放评弹表演的“容器”，而是与艺术本体一起呼吸吐纳，构成一种江南审美生活范式，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在音乐厅等现代舞台空间中，评弹作为说书艺术的审美幅度大为拓宽。沉降式舞台不仅带来了演员说唱音效的聚拢，也带来了观众审美情绪的聚焦。在说噱弹唱的基本表演之外，从服饰到化妆、从步态到坐姿，演员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笼罩于观众视野中，形成了一个整体审美对象。

在一系列新编作品中，与文本现代性相伴随的，是一种新的舞台景观勃然而兴。中篇弹词《千里江山图》的舞台语言已不再局限于说书人的说表弹唱。演员的角色表演增加了，一人一角相对固定，不再“跳进跳出”；戏剧化的舞台调度深入说书进程，演员的舞台活动空间大大拓展；布景切换、光影流转、沉浸音效等频繁运用，烘托出谍战悬疑的紧张气氛，令听众身临其境进入上海、广州的城市想象之中。种种创新再造了一部中篇弹词的舞台语言，成为“新评弹”建构的有机部分。

今天，科技更成为推动评弹舞台创新的重要力量。从多媒体、数字交互技术到当下日益发展的虚拟仿真技术、扩展现实技术，都已经次第参与评弹表演流程，评弹舞台的空间、灯光、造型、音响、装置、影像也随之不断丰富更新，创



新性的舞台空间与原真性的演员表演融合在一起，构成了全息流动的诗画情韵。评弹艺术家高博文与AI机器臂合作的《漫歌行》是评弹舞台的一次突破，也是艺术与科技相互赋能的生动实践。在舞台上，AI手臂化身为百年前上海滩的一位女歌手，高博文则作为评弹歌者一人分饰两代评弹艺人。互动表演不仅赋予了AI手臂以角色，更赋予它以“人性”，在与当代肉身表演者的凝视回望中，舞台上AI手臂倏然而涌动出“人”的孤独与温情，人与机器共同营造出一种全新的舞台对话方式。

当然，在科技骤变面前，艺术更要张扬自身的主体特性。无论技术革新怎样“乱花渐欲迷人眼”，演员及其所承载的说表弹唱技艺始终是舞台艺术的内核，对演员主体的尊重、对表演艺术的尊重，应该始终成为当代评弹美学的本质属性。

跨界亦不降低艺术品位

艺术本无“界”。所谓“界”，不过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模糊而柔性的边际。对“界”的突破与跨越，是艺术创新的惯例。当代评弹人在寻求艺术突围之时，也将跨界作为创新的燃点。跨界激活了属于评弹本体的流行基因，在坚守与协作中让评弹徐徐“出圈”。

不同曲种的跨界演出催生出双向赋能的艺术实践。苏州弹词与西北花儿具有完全不同的美学特征，在创新节目《花儿与少年》中，上海评弹团演员陆锦花与西北民谣演员张尕怂跨界合作，一边是江南女子的轻弹浅唱，一边是西北汉子的高亢豪迈，显现出一种强烈的艺术碰撞。在演唱中，两位演员都深谙自身艺术特征，两个曲种也没有彼此迁就，他们用看起来“违和”的拼接激发出新的舞台对话和美学形态。成功跨界的前提恰恰是对本体特征的坚守。

跨界不是评弹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简单叠加，跨界更不能在组合中模糊了评弹的艺术特征。跨界也许降低了欣赏的门槛，但并不能降低艺术的品位。跨界唤醒的是评弹的流行美学基因，在与其他艺术的嫁接中，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境界，这也不妨视作“新评弹”的另一种有益探索。据《光明日报》



“人机共舞”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继2025年总台春晚舞蹈节目《秧BOT》之后，“人机共舞”的表演场面不断刷屏。从北京首个“AI庙会”上人形机器人化身京剧演员，凭借高精度关节完成“云手”“山膀”等经典身段，到机器人在深圳表演电影《功夫》中的“斧头帮”舞段，再到浙江一家婺剧团演出时用机器狗扮演“哮天犬”，尝试传统戏曲里的高难度动作……这些表演令线上线下观者啧啧称奇，又因灵巧与笨拙共存的“机械风”让人忍俊不禁。

“人机共舞”表演未来感十足，的确能为人们带来充满科技酷炫的视觉奇观，为地方院团的基层演出吸引流量，提高影响力。这其实也是数智时代科技成果服务于文艺创作传播的途径之一，无可厚非。但如果盲目跟风，不停炒作并

制造人机同台表演的奇观泡沫，就需要我们警醒并反思了。

目前来看，“人机共舞”尚属于机器人介入舞台表演的初级阶段，人与机器的交互以及各自动作语言的连接和回应都比较浅层、薄弱。机器人舞蹈表演还缺乏与真人演员的实质互动，更谈不上与观众的审美共鸣和共情。但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人形机器人或可深入艺术作品本体，包括语言表达、情感抒发、多感官的审美体验和想象力的激发。

以舞蹈艺术为例，空间调度和动作技法是舞蹈创作者最引以为傲的核心创意体现，业内通常称其为编导的“招儿”。智能人形机器人或能帮助编导和演员将头脑中的创意落地，并可

反复试错，由此成为艺术家创意实践的工具。在作品的接受方面，智能人形机器人或可通过识别观众面部表情作出判断，并以身体表达予以回应，形成表演过程中的真实互动，进而加深观众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并激发情感共鸣。这也是近年国内外舞蹈业内人士与科技人员一直合作并努力实现的目标。

人机同台共舞提醒着艺术家和众多从业者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对技艺融合有更深刻的理解，用好科技手段，为艺术生产拓宽渠道、拓展空间，为艺术表达带来新的可能性。长远来看，艺术家与科学家应一起携手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不断演化的可靠而有效的工具。据《人民日报》

“蛮好”是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作为一部都市剧，《蛮好的人生》的确“蛮”有新意。它将职场题材领域拓展到了大众熟悉而又陌生的保险行业——熟悉的是保险从业人员，陌生的是行业运行的后台，于是本剧题材就有了创作“陌生化”的开掘；它也有沸沸扬扬、分分合合的婚姻及情感纠葛，但最主要的“姐弟”情感却没撕心裂肺的套路，而是多了几分守望相助的友爱，因此该剧大体呈现出清新活泼的轻喜剧色彩。

《蛮好的人生》一开场就将39岁的女主人公胡曼黎抛入人生大起大落的境遇中。事业上被对手陷害、被同事出卖，直至被公司开除、被吊销从业资格；生活上被老公背叛、被第三者凌辱，离婚后还被迫变卖房产。与之相呼应，28岁的男主人公薛晓舟同样经历了女友离开与职场歧视的双重打击。“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携手奋斗自然而然成为该剧持续不断的叙事动能。

自挫败出发，至成功收结，剧中的人物弧光清晰敞亮。故事的演进逻辑在于主人公能否成功、如何成功。在肩并肩的风雨同行中，胡曼黎的形象要比她的搭档薛晓舟生动得多。准确地说，《蛮好的人生》依然是一部女主戏，它既有认知价值，帮助观众认知中年职场女性的艰辛与不易；它也有情绪价值，告诉观众人生的道路上“谁无暴风劲雨时”，但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上海话中的“蛮好”语义阈值并不饱满，离语气十分肯定的“交关好”很有一段距离。但人性并无完美，世事并无圆满，就像胡曼黎重回事业高峰，却不能弥补家庭破裂的遗憾；薛晓舟直上青云、少年得志，却无法在视为依靠的“姐姐”那里获得爱情；李奋斗坐拥亿万资产，却难以被自己的亲生女儿谅解。电视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有着生活境遇或理想境界的“不好”，这时“蛮好”的人生态度就决定了人生质量。

有意思的是，保单成为《蛮好的人生》中频频出现的“道具”，这让本剧呈现出冰糖葫芦式的叙事结构。但本剧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这些“保单”故事触及了现实当中的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家庭代际问题、女性独立问题、职场内卷问题、老龄化问题等。解决剧中人的问题是电视剧情节编织的需要，而提出问题本身则更是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所在。

该剧的缺憾或在于情节推进的仓促。在不到一年的故事时间内，男女主角一路开挂、大获成功显然缺少合情合理的铺垫。“无巧不成书”的随意、主人公光环的笼罩，让“爽”的剧情多少有着白日梦的气息。不过，好在胡曼黎的“蛮好”被演绎得活色生香。作为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女子，饰演胡曼黎的女演员孙俪行走在上海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咖啡馆、菜市场，包得一手整整齐齐的菜肉馄饨，不时跳出上海话腔调的自嘲，局促而又从容。在这样的情境中，演员的人生似乎与主角的人生完全重叠在一起。那么，“蛮好的人生”既是遥远的理想，又是落地的现实。

据“学习强国”平台



《蛮好的人生》剧照